





仁言動衆





楚王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蕭是國名。民逃其上曰潰。申公巫臣是楚臣。纊綿也。楚王圍蕭。蕭人潰。時天寒。申公巫臣言於王。說三軍之士多寒。王聞其言。於是巡行軍中。拊循而勉勞之。但見三軍感王之恩。一時皆忘其寒。卽如挾纊之溫一般。夫言者我之所輕。命者彼之所重。今一言感人。而能使三軍之士爭出死力以相爲。則絕遠其下。視之如草芥者。彼豈肯忘身以爲國哉。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

死。非虛語也。雖然。用兵之道。恩意不可不篤。紀律不可不明。昔攘苴戮莊賈。孫武斬宮嬪。號令嚴肅。凜不可犯。故可進可退。蹈水火而不辭。蓋恩施然後行法。法行然後知恩。兩者固相濟而不可偏廢也。若承平既久。將驕卒惰。平時畜養之恩。視之爲當然。小不如意。則奮槌而呼。此亂之道也。高歡言。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已。因傾產結客。有橫行天下之意。夫以紀綱不立。軍政廢弛。至於姦雄生心。禍亂日起。則徒惠豈足恃哉。此又不可不知。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傳太子彪。

悼公是晉悼公。司馬侯是晉大夫。羊舌肸是叔向名。春秋當時紀事的書。列國史書。通有此名。悼公與司馬侯升臺望遠。以爲甚樂。司馬侯恐其以佚遊而忘德義也。對說。升高臨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問何謂德義。侯對說。諸侯凡有作爲。日有賢人在其左右。以其善導君行之。以其惡爲君戒之。如此。可

謂德義矣。公又問。誰能如此。侯對說。羊舌肸習於春秋。必能以德義輔君。乃召叔向。爲子之傅。蓋人君之心。不用於佚樂。必用於親賢。二者人心觀望之所繫。國家治亂之所出。不可不謹也。何則。君好德義。則賢人皆動其心。欲助成上之德義。而圖天下治安。故治必從之。君好佚樂。則小人皆動其心。欲承順上之佚樂。而圖一身富貴。故亂必從之。人君縱以佚遊爲樂。獨不爲一身之脩否計乎。獨不爲天下之治亂計乎。宣王命魯孝公訓導諸侯。爲其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而賈誼論諭教。



亦欲選天下之端士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蓋咨  
 詢舊章考求古義苟非其人難以稱職。正司馬侯舉  
 叔向意也。不然邪僻者無以弼違空疎者無以待問。  
 其何益之與有此最所當先擇也。

得賢弭盜





晉侯以黼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

士會。范武子也。黼冕。命卿之服。晉置三軍。以上卿爲中軍帥。執政者也。羊舌職。晉大夫。稱字。解。做舉字。晉侯以黼冕命士會將中軍。加以太傅之官。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說。我曾聞禹舉善人。則不善人遠去。可見善人在上。僥幸之民。自無所容於國。非驅之也。蓋朝廷用非其人。則操柄者。以姑息爲政。而不必懲惡。嗜利者。以苟免爲事。而無心畏罪。盜賊公

行。寔自上教之也。惟賢人者。德行足以服遠近之心。威望足以寒姦邪之膽。一旦柄用。豈但可爲弭盜計哉。如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秦人不敢窺兵於西河。孝文使魏尚爲邊守。匈奴不敢南向。楚用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古人謂十萬之衆。不如一賢。非虛語也。永和中。李固朝會。見侍中竝皆年少。無一宿儒大臣。可壓羣望者。爲之歎息。然則未得賢。當思致之。得賢。當思愛惜。而盡其用。勿徒漫不加意。使姦人敵國。恣行而莫之忌也。



敬器示戒





孔子觀於周廟。有敝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右座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座之器。滿則覆。虛則敬。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敬。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惟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孔子觀於周廟。見有一敝器。問守廟者說。此爲何器。他對說。此是右座之器。孔子說。嘗聞此器。盛水滿則

覆。無水則敬。水酌中則正。果如此否。守廟者對曰。然。于是使子路取水試之。果是如此。孔子有感。喟然歎曰。嗚呼。人豈有盈滿而不傾覆者哉。蓋古人深明盈虛消息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著爲明訓。不一而足。猶恐人不能警醒。故制爲是器。寘於座右。時時見之。入目警心。不敢自滿。則天下國家。可以長保。而不至於傾危。此古人深戒後人之意。孔子所以見之而興歎也。子路因問持滿之道。孔子說。高能處之以下。滿能處之以虛。富能處之以儉。貴能處之以卑。智而能若愚。勇而能若怯。辯而能若訥。博而能若淺。明而能若



閻。是謂能自損而不使至於窮極。非至德不能及此。又引易之言。說能自損者。終必至於益也。孔子此言。說持盈守滿之道。可謂深切著明矣。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比于侑卮可也。昔宋真宗嘗為敬器論。以示群臣。亦可謂知自警者。然猶不免于天書之誑惑。則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豈不信哉。

金人示戒





孔子觀於太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形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莫聞。神將伺人。熒熒不滅。炎炎柰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縣縣不絕。將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君子知天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孔子顧謂弟子曰。此言雖鄙。而中事情。金人。是鑄銅爲人。三緘。口上加以三結。示不可容易出言的意思。銘詞明白詳悉。無待衍說。大抵古人制器尚象。無非至教。如湯有盤銘。武有刀劍戶牖銘。目擊道存。令人有惕然警醒者。若太廟金人敬器。尤爲顯著。况皆經大聖人論說一番。學者時時細玩之。不虛古人垂戒至意可也。



賤貨尊賢



卷五圖解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曰觀射父。能作訓詞。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王孫圉。楚臣。簡子。晉卿趙鞅也。鳴玉。鳴其珮玉以相禮。珩。佩上之橫者。觀射父。左史倚相。二人皆楚臣。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禮。問王孫圉說。聞楚有白珩。今猶在乎。其爲寶值幾何。王孫圉

說。金玉玩好。有之不足重。無之不足輕。楚何寶焉。楚惟以觀射父與左史倚相二賢爲寶。蓋觀射父善於詞令。能作訓詞。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君爲口實。而非毀之。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道訓典以敘百事。或善或敗。朝夕獻之于君。使無忘先王之業。故友邦輯和而無所違。強鄰環伺而不敢動。使國家重於九鼎大呂者。此楚之寶也。若白珩。不過先王之玩具而已。何足爲寶哉。大學所引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二句。正指此而言。古語云。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實者危。王孫圉之言。能辨於此。亦可



謂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者已

泣思直臣





周舍語趙簡子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無何而舍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泣。諸大夫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無罪。昔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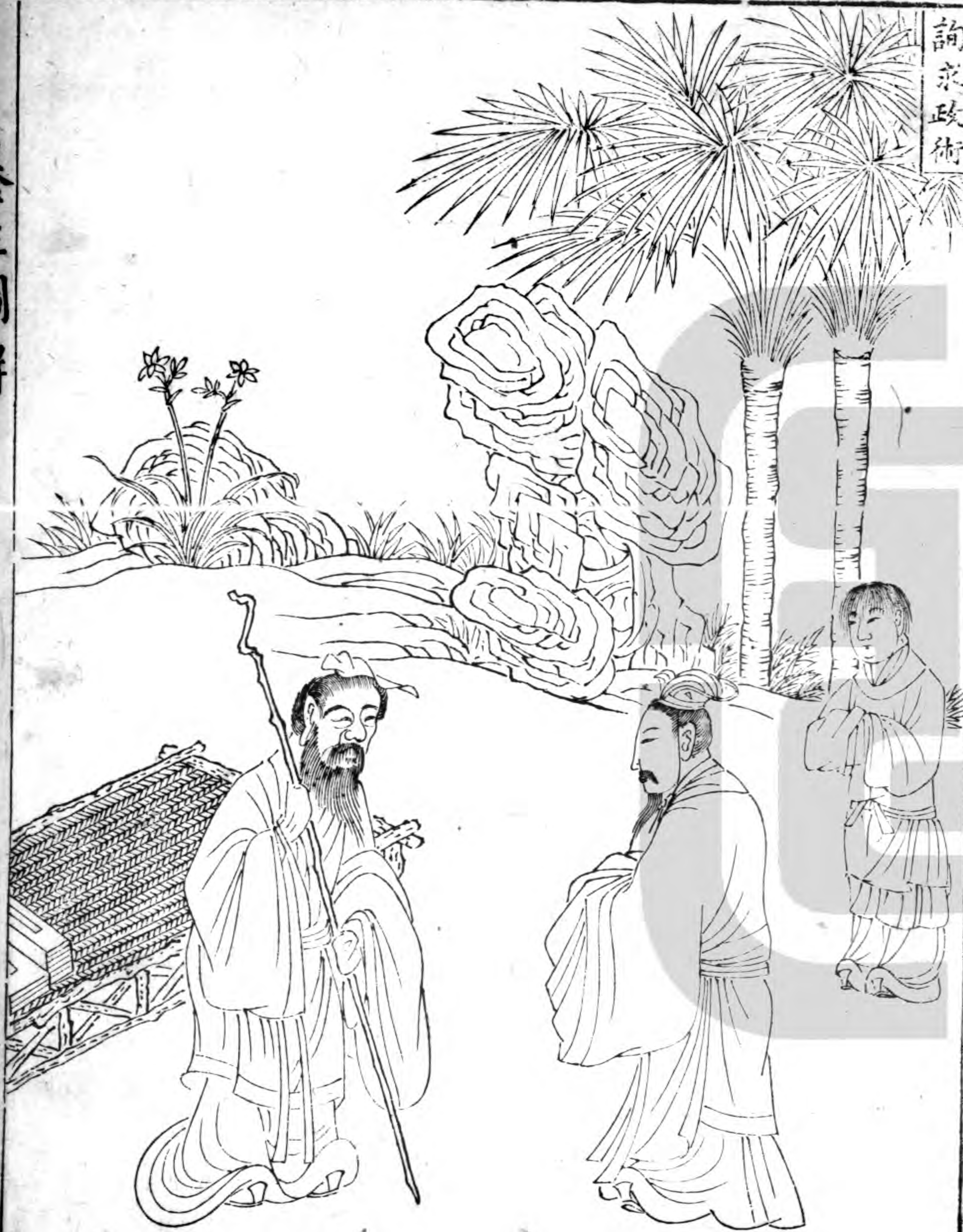
諤諤。是直言無隱的模樣。簡子之臣有周舍者。說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以從。書君之過。日有記。月有

成。歲有效。庶幾君之有所警醒也。簡子從之。朝夕出入。皆與之俱。未久而周舍死。他日與諸大夫飲于洪波之臺。酒酣。忽思周舍爲之泣下。諸大夫不知。以爲必有得罪處。走而請問。簡子說。大夫無罪。昔周舍有言。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可貴也。衆人諾諾順從。不若一士諤諤直言有益也。昔商紂之臣皆默默而商亡。武王之臣皆諤諤而周昌。今自舍死。未聞以吾過相告者。吾亡無日矣。是以泣也。蓋古者人君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又有御史立柱下。君舉必書。故其史爲當時實錄。而爲君者亦有所忌憚。而不敢爲非也。



後世史職雖具。人君言動。悉不得聞。至御史專以諫  
諍為職。然阿諛順旨者多。正直敢言者少。即敢言矣。  
而人主有受。有不受。又不得面陳。託之章疏。於是深  
者不敢盡言。粗者又不足聽。甚至犯威觸忌。有斥逐  
貶徙。論為城旦鬼薪者。不少矣。如是。人臣誰肯忘身  
為國者。祇有默默避罪而已。主明臣直。若簡子之君  
臣。真可法也。

詢求政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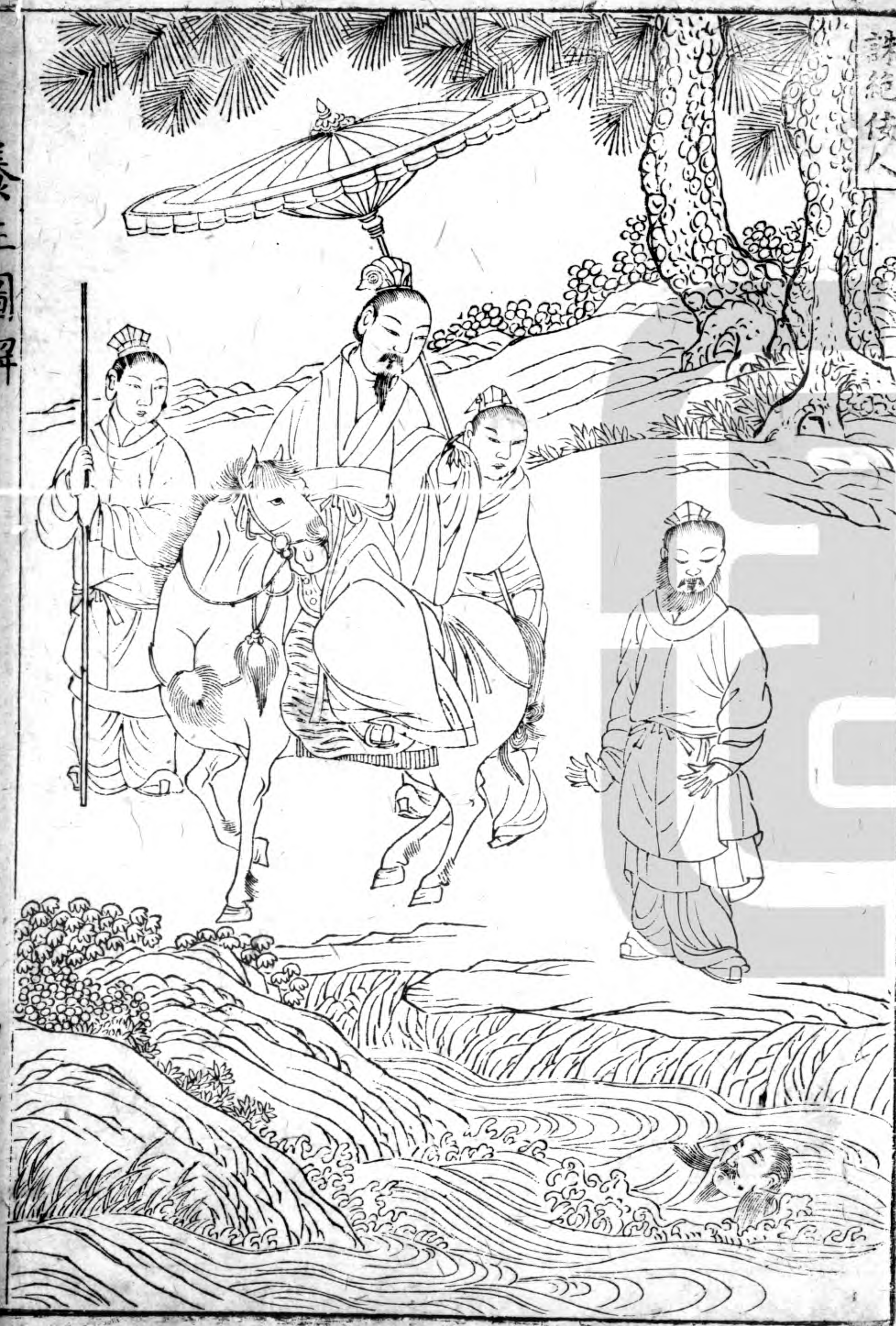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董安于是趙簡子之臣。蹇老。是當時賢者。董安于治晉陽。問爲政之道于蹇老。蹇老對說。爲政之道有三。曰忠。曰信。曰敢而已。董安于恐於三者用之不當。故問忠將何所用乎。則對說忠以效于主。以事君不可欺罔也。問信當何所用乎。則對說信以施于令。以出令不可更改也。問敢當何所用乎。則對說敢以施于不善人。以去惡不可姑息也。董安于聞之。說此三者

足以爲政矣。夫事君必定要忠。出令必定要信。人皆知之。至於不善人。有謂當寬假之。使之有所容者。有謂當徐制之。不可激其變者。其言亦似有理。不知小人易進難退。真知其不善。必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然後可。稍有不果。彼或曲爲承順。以固其寵。招來黨與。以厚其勢。廉耻之心盡喪。窺伺之奸百出。一旦得志。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後世有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者。是敢用于善人。不用于不善人也。政豈有不亂者哉。



誅絕佞人



漢正圖解

四十三



四十三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趙簡子。晉卿。嘗與欒激遊。惡其爲人。將沈之于河。說吾嘗好聲色矣。欒激即爲我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欒激即與我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欒激即爲我求之。今我好士六年。不爲不久也。欒激未嘗進一人。夫三者之好。是吾之過也。彼皆先意承順。使其過日長。非進吾過乎。賢士之好。是吾之善也。彼則壅閉

不通。使吾善日退。非黜吾善乎。所以沈欒激于河者。以此。蓋小人事君。必先求中君之欲。使其心志盡惑。怠於政事。威權去已。而不自覺。然後徐起而收之。專權擅政。無所不爲。君幸而覺悟。則黨與已成。難於卒去。不幸而不悟。則國家之敗亡隨之。故君子之進。小人之所甚不樂也。君子見用。則必導君以正。以勵精圖治爲勸。以盤樂怠傲爲戒。彼小人者。何以肆其奸哉。簡子於欒激。深知其奸。使無所容。其他凡爲小人者。自知警懼。凡逢君蔽賢。以成已私者。皆有所不敢矣。此最爲人上者所當法也。



咨訪相材



卷五圖解

A large table with ten vertical columns and several horizontal rows, typical of a text layou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 The table is currently empty of text.



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爲不肖。翟黃進之。樂商爲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季成。翟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魏文侯是戰國諸侯。其弟名季成。其友姓翟名黃。文侯欲二人中擇一人爲相。而未能自決。故問李克。李克說。君若置相。不必問此二人。但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則相可定矣。此所謂達視其所舉也。文侯悟。於是稱其言善。以王孫苟端爲不肖。翟黃之所進也。

以樂商爲賢。季成之所進也。所進者不肖。則其人之不肖可知。所進者賢。則其人之賢可知。蓋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也。於是文侯以季成爲賢而相之。季成是文侯的親屬。翟黃是其近臣。皆可以爲相。但以所進的賢否別之。李克之言。誠確論也。人君惟知人是第一件事。但知人最難。毀譽失實。喜怒任情。或本是賢人。錯認做不肖。或本是不肖。錯認做賢人。又有明知其賢。乃惡其持正而疎遠之。明知其不肖。却喜其阿順而親近之。如此。而望得人以圖治。不可得已。文侯小國之君耳。猶知擇相不可苟。而以其類求之。由



他平日以子夏田子方爲師友。每過段干木之廬必  
式。賢人講明。已非一日。宜其識見高於尋常萬萬也。

式問禮士



卷正圖解

四十二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伏軾起敬。其僕問：君何爲軾？文侯說：此非段干木之間與？段干木，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之德易寡人之位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所光顯者，在德；寡人所光顯者，在財。段干木所富厚者，在義；寡人所富厚者，在財。此正所以不肯易也。其僕曰：干木既賢，何不以爲相？于是文侯請相之，不受。乃致百萬之祿，而時詣其館致敬焉。國人皆喜，作爲歌謠稱誦之。未久，秦興兵攻魏。秦司馬唐諫秦君說：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則其君之賢可知。賢君之國，豈可以加兵乎？秦君然其言。



因按兵輟行。不敢攻魏。夫以段干木彈琴樂道。詠先王之風。文侯禮之。遂使虎狼之秦寢其謀而不敢動。賢於十萬師遠矣。孰謂賢者無益於人國耶。雖然。干木隱士。文侯能軼其閭而未能得之。以為相。若使子思孟軻之賢。當時諸侯委國而聽之。可以闢土地。朝秦楚。豈特使之按兵不動而已哉。惜乎其不能也。

政術論下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柰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西門豹是魏文侯的臣。曾爲鄴令。文侯告他說。爲令要全功成名。布義。豹問如何爲此三者。文侯說。你但

去。無有一邑中無賢豪辯博的人。與那好揚人之過。蔽人之善的人。豪賢的人。是有德者。可去親近他。辯博的人。是有學者。可以他爲師。好揚人之過。蔽人之善的人。雖非君子。可因他言語。去察人的賢否。不可以自家獨聞的。就去行。蓋耳聽的。不如眼見的。真眼見的。又不如足下踐履的。足踐的。又不如手裏分辨的。尤真。人初去做官。就似走入暗室中一般。都無所見。久了漸漸的明白。凡事明白。然後不亂。然後可見之行也。文侯此言最宜詳玩。蓋爲治之先務。不過用人行政二者而已。然不可恃一己之聞見。必互相稽



察。然後可以得真才。必每事詳審。然後可以定國是。  
故古之明君。日臨羣臣。與講論治道。則人之短長。自  
見。日理萬幾。為之綜核名實。則事之諳練。日精。若日  
深居高拱。百官不得見其面。肆志偷安。幾務不以掛  
于懷。則股肱墮而庶事隳。何以全功成名。而布大義  
于天下哉。若文侯者。可謂知為治之要務矣。史稱西  
門豹之治鄴。人不敢欺。謂非有得于此哉。

雨不失期





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虞人是掌管田獵之官。獵是圍取禽獸。此是史書上言魏文侯不失信于臣下的說話。文侯一日與羣臣飲酒極樂。天又下雨。忽然傳命掌駕者。要往田野中去。左右止文侯。說今日飲酒歡樂。天又有雨難行。君命駕將何往乎。文侯說道。我曾與虞人有約。今日會獵。豈可以天雨飲酒。失信于彼。而不與一會期哉。于是竟到田獵所在。親命虞人以罷獵之故。其不溺于

晏安。不忽于微賤如此。傳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成也。蓋凡人出言。且不可苟。况人主之言。為一國之命令。繫萬民之觀瞻。豈可忽哉。文侯在春秋。能尊禮賢人。崇尚信義。真卓然於世俗之表者。宜其有聞於後世也。



旌賢去姦





齊威王初委政卿大夫。國人不治。於是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昔日趙攻鄆。子弗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烹之。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

卽墨。阿。鄆。俱邑名。薛陵。地名。威王初年不理政務。付之卿大夫。凡事廢弛。國勢不振。一日忽奮然圖治。召卽墨大夫來。與他說。自汝到卽墨。我左右的人都說你做官不好。毀言日至吾耳中。及我使人到卽墨查看。却田野開闢。無荒蕪的。人民富足。沒貧苦的。官事脩舉。東方寧靜。全與那毀汝之言不同。是汝以正自守。不交結吾左右。以求扶持也。乃加封萬戶。以旌獎之。又召阿大夫面責他。說自汝治阿以來。我左右的都說汝是好官。稱譽之言。日聞於耳。及我使人到阿查看。却見田地荒蕪。人民窮苦。前時趙攻鄆。在汝近地。汝不去救接。衛取了薛陵。汝尚不知。全與那譽汝之言相反。是汝不幹實事。專務交結吾左右。以求名。



譽也。當日就烹了阿大夫。并左右之嘗稱譽其賢者。從此以後。齊之羣臣。人人震恐。凡在外做官的。與左右進言的。不敢懷詐飾非。務盡其真情。齊國於是大治。比前時不同矣。可見為治不在多術。賞一人當功。則千萬人勸。刑一人當罪。則千萬人懼。覺察一無實之言。而無實之言。皆不敢復進。在人主一奮發間耳。

款待待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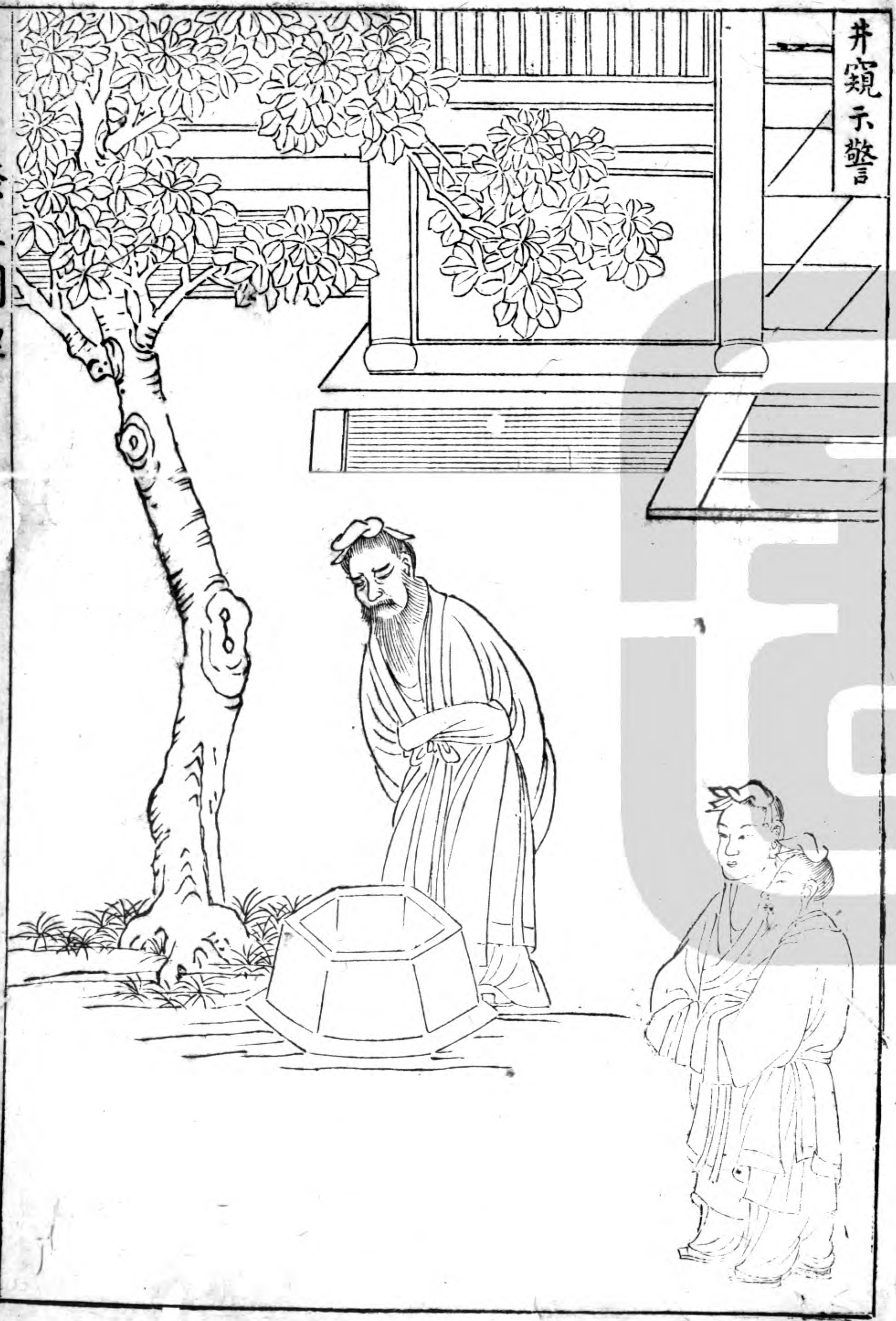
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  
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嘖一笑。今袴豈特嘖  
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敝。是壞。袴。是下體之衣。嘖。是微笑。韓昭侯有一件穿  
過的舊袴。分付左右之人收藏之。左右說。仁德之君  
必樂予好施。今吾君一敝袴不肯賜左右之人。還要  
收藏。似非仁德之君也。昭侯說。我聞明主行賞。必加  
有功。不但賜人衣物。就是一嘖一笑。也不肯輕易。其  
嘖也。必有所爲而嘖。其笑也。必有所爲而笑。今袴雖  
敝。是我服御之物。豈特一嘖一笑而已哉。我所以藏

之者。將待有功之人。然後以賜之耳。夫人主一人之  
有。豈足以厭衆人之求。只是自爲愛惜。不易施予。則  
偶有所及。人自知恩。不然賞輕。則衆心不重。衆玩。則  
激勸何施。國家操柄。由此而失。其害非小小也。申子  
言於昭侯曰。法者。見功而予賞。因能而授官。君設法  
度。而聽左右之請。法所以難行也。他日申子請仕其  
從兄。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吾聽子之謁。敗子之道  
乎。其用子之謁。於是申子辟舍請罪。昭侯學申子之  
學。深信而力行之。亦能以一國治。况其大於此者而  
無所從學。是欲以手援天下也。而可乎。



井窺示警



This page contains a large grid of vertical lines, intended for handwritten text. The grid consists of approximately 12 vertical columns and 18 horizontal rows. A large, faint watermark is visible across the center of the p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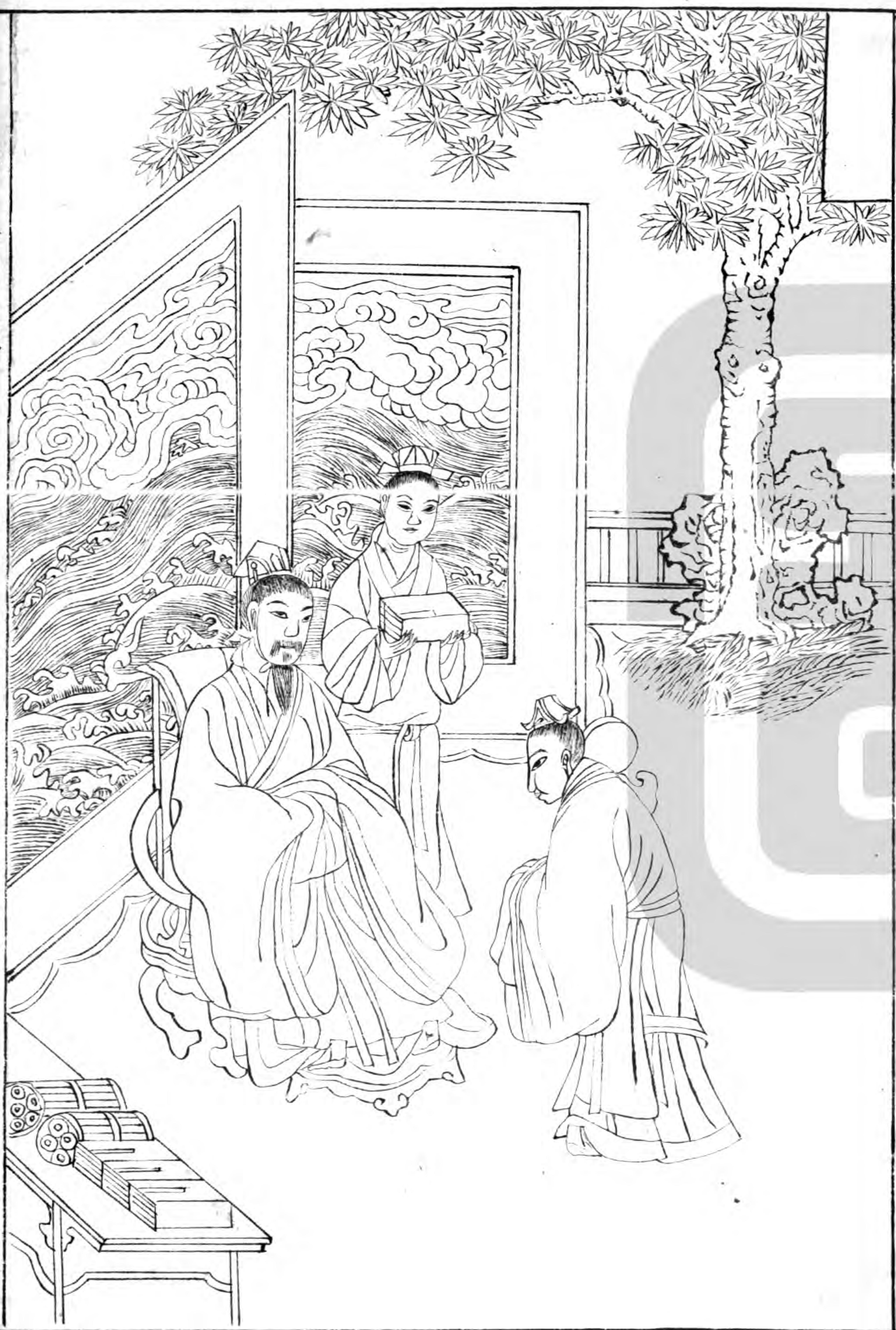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穎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况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見鏡。其惟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

列精子高是六國時賢人。聽行是聽其言而行之。祛步是舉衣而步也。粲然是明白的意思。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他不布衣。白冠。善履。去會朝。因雨。祛衣下堂。問從者說我之容貌何如。從者說公姣且麗。言其美也。子高因步而窺于井。則其貌甚醜。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因喟然而歎。說吾貌本醜。而侍者以爲美。因吾聽行乎齊王。故阿諛之也。况齊王是我所聽行者。彼乃萬乘之主。則人之阿之又甚矣。我以井爲鏡。故知貌之醜。彼無所鏡。其殘亡寧有日乎。誰能爲王鏡。惟士而已。然鏡能照已之衣冠。人皆悅之。士能明已之得失。人則惡之。正衣冠之功小。明得失之功大。人不得彼失此者。以不知小大之類耳。古人有言。



以銅爲鏡。見面之容。以人爲鏡。知吉與凶。正是此意。彼道德法度之臣。上言敢諫之士。皆人主之鏡也。孔子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苟能取人自鏡。卽不善者且有益。况其善者乎。不特此也。詩書載籍。皆聖賢格言正論所在。古今得失興衰之迹。昭然可見。一開卷。便自有益。人能取其善者以爲法。惡者以爲戒。是亦已之鏡也。人主旣能以人爲鏡。又能以古爲鏡。則庶幾矣。





漢高帝敕太子云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阼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曰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於汝諸弟

漢高帝訓敕太子說道吾之生遭遇亂世當秦禁學之時故自喜已之所為謂讀書為無益及踐阼以來方去看書乃使人知作者的意思追思我昔日所行多有不是處又說蕭何曹參張良陳平諸公侯吾同時人年紀加一倍者汝見之皆拜并語於汝諸弟亦欲其知此意也史稱漢高不事詩書不喜儒生因其

初未見書冊與真儒故耳及稍稍讀書卽能知作者之意又能因書之言省己之失是古今善讀書者莫如高帝也後來如光武當兵馬倥傯之際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而孝明尤垂情古典游意經學廊廟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詆欺不行可謂盛矣蓋聞古今之治亂則警懼易動聞閭閻之艱難則憂念易生退卽宴間必無過當前代之效歷歷可考也謂當廷登耆艾博訪古今庶知六經決非虛器真儒決非多拘廣問決非空文好學決非小用使天下實見學之能安國保民也



豈不快哉

